

一畦秋葵抚流年

● 范蕊

认识秋葵，不是在烟火灶台，而是在喧嚣复杂的商务酒局。

那些年，日子被劳碌奔波填满。一桌精致凉菜次第摆开，翠绿的秋葵是常见的下酒菜，摆盘考究，清淡爽口，衬着满座的觥筹交错、言不由衷。那时候吃饭是任务，秋葵是桌上最安静的一道菜，我却从未认真尝过它的味道。三餐仓促，很少为自己煮一餐饭，更别说亲手去种一株菜。

人至中年，忽然就松了下来。或许是半生劳碌已然疲惫，厌倦了虚浮的热闹，也

或许年岁使然，唤醒了心底深处的田园梦。于是毅然换了一种活法，跨越数千公里，奔赴西部一座安静小城，有了我自己的院落。

入了秋，蝉声就变了。原来一棵树上蹲着十几只，比赛似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把整个夏天吵得沸沸扬扬。到了初秋，只剩下那么三五只，懒懒地伏在枝上，叫一阵，歇一阵，像是没了心气。

蝉在夏天，是天下最不知疲倦的东西。清早天刚亮就开始叫，一直叫到天黑透了才停。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，人热得躲进屋里，它倒好，越热越来劲，我有时候怀疑，蝉是不是不会累的。后来翻书，才知道蝉这东西，在地下蛰伏数年甚至十几年，破土而出后，生命不过一个夏天。它把攒了几十年的劲儿，全用在这个夏天上了。这样一想，便不觉得它吵了。它的聒噪，是拼了命的。

秋风一起，蝉的日子就不多了。蝉声一点点地薄下去，弱下去，从盛夏的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，变成了断断续续的“知……知……”尾音拖得长长的，带着些凉意。这时候的蝉，大约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叫得便不那么卖力了。可你仔细听，那声音里，倒没有多少悲戚的意思，像是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剩下的，是等。

古人是很看重蝉的。西汉的《淮南子》里说：“蝉饮而不食，三十日而蜕。”说它不食人间烟火，只饮露水，是洁净之物。古人也常以蝉自比，清高，孤洁，不沾尘埃。唐人虞世南有一首《蝉》，写得极好：“垂緌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他说蝉生在高处，饮的是露水，声音自然传得远，用不着借秋风之力。这是君子的品格，清高而自信。这样的蝉，是夏天的蝉，是盛年的蝉。

到了秋天，蝉就不是“居高声自远”了。秋蝉是寂寞的，它的声音从叶间漏下来，不再清亮，不再远播，只是那么轻轻的一丝。听过一个词，叫“寒蝉凄切”，出自柳永的《雨霖铃》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宋朝的词人写离别，先写寒蝉，再写长亭，满纸的秋意和离愁。那蝉声，大约也是有气无力的，和着词人的离愁，一声声把人叫得心都碎了。

我小时候，秋天最爱上树捉蝉。那时候不知道蝉快死了，只觉得好玩。拿一根长竹竿，竿头涂了面筋，悄悄地伸到蝉的翅膀上，一粘一个准。捉来的蝉，用线系着腿，看它在院子里飞。蝉飞起来很笨，扑棱扑棱的，飞两下就掉下来，然后又开始死命地叫。母亲说：“放了吧，它活不了几天了。”我不信，偏要留着。果然，第二天起来，那蝉就僵在窗台上了，六条腿蜷着，翅膀如纱，再也不会叫了。

如今不捉蝉了，只是听。听它一声一声地叫，叫得那样轻，那样淡，像水墨画里最后那几笔枯墨，若有若无，却自有一种苍凉的美。蝉把最热烈的声音献给了夏天，把最安静的告别留给了秋天。这样的一生，是完整的。

一晃又是一年秋。未伏的暑气袭来，仍感到一丝燥热尚未走远。窗外，在不经意间，朦朦胧胧的细雨已经飘飘洒洒，细密缠绵的雨丝仿佛给天地山川织起了一道神秘缥缈的珠帘，模糊了远方的山峦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。

秋风轻拂带来清新温柔，秋雨淅沥宛若低吟呢喃。时针和分针在此刻好像钝感地放慢了脚步，穿越了时光，在不疾不徐的恍惚之间，仿佛重拾了那些镌刻心底、永远珍藏的儿时记忆。那些尘封在心底深处的孩提时光，在潮湿舒缓的音乐声中，和着窗外轻柔的雨丝，慢慢地潜然苏醒，渐渐地睁开了眼睛，变得异常清晰起来。这就是我难忘的“儿时记”——

邮局记

我的家乡在东府大荔，古称同州。那里地处华山脚下，是黄河、洛河、渭河三河汇流的地方，素有“三省通衢，三辅重镇”的美誉。在那里我度过了纯真美好、无忧无虑的幸福童年时光。

隐约记得大概在我四五岁时，有一天，母亲领着我要去镇上的邮电所，我当时懵懵懂懂也不知道，家里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说是要给在铜川矿务局工作的父亲发电报，因为父亲已经近半年都没有回家了，母亲和家里实在放心不下。

来到邮电所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夹杂着墨水、纸张和淡淡的旧木头的味道，门厅里绿色的斑驳的墙壁、泛着淡淡油光的木质桌椅、高高的柜台上的蘸水笔、浆糊和些许泛黄的单据，透露出小镇质朴、鲜活的烟火气息。穿着统一绿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在柜台后面紧张地忙碌着，柜台前面人头攒动、乡音萦绕。

电报员善意地告诉母亲，电报是按字收费的，填单子要简短精炼、言简意赅，母亲抬头向她微笑着点点头。

看着报务员像电影里弹钢琴那样敲击着电键，听着电报机发出“嘀—嗒、嘀—嗒”神秘的、美妙的、好听的声音，时而快速而急促，时而缓慢而沉稳，像是在说悄悄话、又像是在轻声吟唱，我想象着它会带着母亲的牵挂和我的想念飞向电波的另一头，传递给远方的爸爸，他一定会听到这奇妙的声音。

发完电报，母亲领我走出门后，转头看见邮电所门口的墙上，挂着一个方头方脑的绿色铁皮盒子，中间的投信口像个张开的嘴，上方焊着一块探出的铁皮帽檐。我看见一位阿姨手拿信件小心翼翼地往铁盒里投信，投完后她没有马上走开，而是盯着那绿铁盒看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去。年幼的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，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些寄托着惦念与期盼的信件递出去的瞬间，思念才刚刚开始滋生蔓延……

院中近一亩的菜园，成了我人生新的序章。住进这里不过数月，于我而言，却是真真切切切换了人间。从前被琐事裹挟的身不由己，尽数变成如今随心所欲的朝暮。我开始俯身土地，种菜栽花，除草灌溉，松土施肥，在四季时序里，与草木温柔相处。

秋葵，是我亲手种下的第一份期许。选它，是因为皮实、肯长，不挑水土，像极了我现在想要的日子。起初只是浅浅一抔土，几粒细微种子，埋进温润的泥土里，便交付了一场未知的等待。我相信只要按时浇水、细心打理，松土护根，日子便会悄悄给出答案。

没过多久，嫩绿的芽尖顶破土层，怯生生探出头来，迎着西部的清风慢慢舒展枝叶。秋葵长势极快，朝夕之间便拔节生长，青嫩的枝干愈发茂盛，在小院



幽居

盛近 摄

难忘“儿时记”

● 陈旭红

当我和母亲回到家，一推门父亲竟然出现在家里。“回来了”伴着那熟悉清朗的声音，他转过头朝我们眉语目笑，然后蹲下身子向我张开双臂。我揉揉眼睛，惊奇地一脸愕然，呆立不动。妈妈轻推我“快去呀，那是爸爸，爸爸回来了”。“瓜女子，你咋了嘛”爸爸起身过来一把抱住我，轻拍我的后背，我整个愣住了。稍许我紧紧地搂住爸爸的脖子，哇得哭出声来，又看看、摸摸爸爸的面庞，啜泣着问“爸，是你不，你咋回来的么，是不是那个邮电所的绿铁盒，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那样，能把人变小，叫人从绿盒儿里飞出来，咋这么快的么”爸爸掏出手绢拭去我的眼泪，眼眶泛潮地笑着，用手刮我的鼻子“瓜娃，对着哩，就是的”，妈妈嗔怪道：“快罢胡说，娃现在记事着哩”。父亲眨眨眼睛，转过头告诉母亲，凑巧得很，刚好单位安排个公事，来不及写信，顺道儿就回来了，咋还把娃吓住了。母亲说，巧妙的是早不晚不回，刚发完电报就回来了嘛。

从此以后，在我儿时懵懂的记忆里，邮电局就始终是个神秘、神奇的地方，想念亲人时就去那里，亲人很快就会飞到身边。那里承载着浓郁的乡愁思念，浸润着魂牵梦萦的故园深情，蕴藏着穿越时空、永恒之爱的魔力电波！

瓜田记

童年的夏天，摘瓜偷桃是永远的难忘记忆。因为我是女孩子，肯定不能像村里男孩儿一样调皮捣蛋。还记得外婆家在村东头种着一片西瓜地，地中间用几根粗木头扎一个十字形架子，四周再围上麦秸编成的草苦子，里面放一张用砖头和木板垒起来的简易床，瓜棚就成了一个临时的家。

有一回，傍晚时分，外婆拉着我和表姐去瓜地里摘西瓜。走进西瓜地里，那亩瓜田像是大地穿上了迷彩服，满眼绿意。脚下的土地松松软软，好像踩在了棉花上，一阵晚风带着瓜田的清香和瓜叶的沙沙作响，顿觉清新与清凉。肆意蔓延的瓜藤缠绕间，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，瓜皮上有着深浅不一的绿色条纹，伸手一摸，油光水滑；轻轻一敲，会发出咚咚咚、噶噶噶、彭彭彭的声音。我们和小舅挑了几个个儿大的，拿到不远

里铺出一片鲜活的绿意。盛夏时节，嫩黄的小花次第绽放，素雅洁净。花期短暂，花落之后，鲜绿饱满的秋葵便悄然挂枝，藏在叶隙之间，要低头仔细找才看得见，每找到一根，都是一份小小的惊喜。

从前在酒局上见秋葵，是精致的菜肴，是应酬的点缀，冰冷又疏离；如今在自家小院收获秋葵，是亲手耕耘的成果，是时光的馈赠，温热又治愈。清晨带着露水采摘，指尖触到鲜嫩的果身，还沾着一层细细的绒毛，满心都是踏实的欢喜。简单焯水，少许调味，便是一盘清爽可口的小菜。入口清淡回甘，没有酒局的浮华喧嚣，只有土地纯粹的馈赠，和踏踏实实的人间烟火。

这便是土地最神奇的地方。人世间太多事，付出未必有结果，可土地不骗人。你所有的躬身耕耘，所有的耐心守候，终会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，简单直白，坦荡真诚，抚平了半生的浮躁与忐忑。

种秋葵的日子，亦是慢慢治愈自己的过程。一方小院，一畦秋葵，一寸土地，满心欢喜。那些亲手种下的温柔与期待，那些土地回馈的踏实与圆满，终让我明白，一盘秋葵下肚，这半生的奔波，才算真正落了地。

小时候，我和哥哥经常跟父母下地干活。田间劳作很累，我和哥哥渐渐吃不消了。父亲见了，便招呼我们休息一会儿。

我们一家人坐在高高的土坡上，享受一棵老树带来的荫凉和惬意。父亲突然站起身，指着远方说：“瞧见没有，那里有座山，等忙完了这阵我带你们去那里玩！”我和哥哥也站起身，随着父亲指引的方向望去。远山在天边绵延而去，曲线平缓，形成一条黛色的长龙。我们并不知道父亲所说的那座山究竟是哪座，不过远方的风景真是太美了，青山一座连着一座，绿树一片连着一片。远远眺望，那里仿佛是神秘的仙境一样。我刚才的疲惫一扫而光，心中生出对美好远方的向往之情，觉得浑身有了力量。

而父亲眺望的眼神，最能打动我。他手指着远方，眼神落到了百里之外。他的眼睛闪着亮光，里面有豪迈，有憧憬，也有柔情，仿佛觉得辛苦的日子因有了期盼变得灿烂起来。站得高，看得远，父亲的眼神完全不像平时面朝黄土时那么生硬刻板。我觉得他的眼神像是一根线，连通了脚下与远方，把生活与梦想也连通了起来。

母亲大概也被父亲眺望远方的眼神打动了，她开心地跟

我们说：“等忙完了田里的活，咱们就出去看风景！我二十年前去过那里，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呢。二十年前去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栽了不少树，现在那些树应该还在，肯定都成了树林了……”母亲笑起来，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幸福。

休息完毕，再干活的时候，一家人都兴致勃勃的。我们一边做手中的事，一边展开了对美好远方的大讨论，觉得一点都不累了。

心怀期许望远方，成了我家的一种习惯性思维。父亲和母亲最擅长在美好还未到来时，先行展开对美好的诗意“远眺”。我们就像站在一个起点上，远远眺望前路中那些开满鲜花的驿站，这样觉得眼前的日子都充满了缤纷的色彩和芬芳的气味。

“这一季咱们卖了西瓜，买个电视回来吧！”母亲说。我和哥哥欢呼起来：“买大电视喽！”父亲笑了：“黑白电视机那么小，还大电视！咱们先买个12英寸的吧，以后有钱了再买大电视。”母亲说：“我就是打算买12英寸的。‘大电视’不是说电视个儿大，是说电视带给咱们的开心是大大的，瞧孩子们的高兴劲儿！听说还有带颜色的电视机呢，说不定将来咱们也能看彩色电视机呢！”

那次哥哥说：“妈，下学期我想买个新书包。放心吧，我不花家里的钱，我放假了卖冰棍赚钱，你们等着瞧好吧！”我说：“我想买条新裙子，老师让我穿着新裙子表演节目呢！”母亲笑呵呵地说：“好，我想着这事呢！”一家人用这样的方式，一次次眺望美好。

心怀期许望远方，能够把幸福翻好几倍呢。你想啊，当你沉浸在对幸福的展望中时，一定特别开心。因为有美好的愿景，你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实现目标，这个过程也是美好的。而当美好的愿望实现的时候，幸福的味道一定更加浓郁。

一直到现在，我特别喜欢看人们眺望美好的眼神。每当我们登高处远眺的时候，眼神里面的内容最丰富，最生动，那里面有美丽的风景，有诗意的色彩，有浪漫的光芒……而我也习惯了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：冬天蛰伏的时候就开始向往春天的大展宏图，春天播种、夏天耕耘的时候就开始憧憬秋天收获的丰盛……

晖。乡村的道路上浩浩荡荡全是人，有推着独轮车携老扶幼的、有骑着二八大杠载着家人的、更多的是三五成群步行的。我看到平地里伧伧偻偻的老汉，此刻也直起了身子，步履坚定精神十足的。他手拿一根被岁月盘得油光发亮的旱烟袋，兴致勃勃地对旁边人讲“今晚上省戏曲研究院演的眉户《梁秋燕》，二十多年前就在全中国巡演。听说这次好像是断续复排的下乡演出，剧情好演得也好。李瑞芳、杨淑琴、王群英、吴德这些演员演的美得太！”另一个说道“听我远房亲戚说，去年研究院还到他们唔咭演的样板戏《红灯记》，马友仙、郝彩凤、贡余汉都是些名角儿好角儿，演得好的把人都能看得恹恹地哭，这些演员功底都扎实得很，戏曲研究院真不愧是咱秦腔的最高学府，嘹咧咧！”“啥时候能在咱这儿演原先的传统老戏，那看起来才叫过瘾嘛和哩！”老汉倔强地梗着脖子，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

来到镇上的戏台前，早已人山人海、摩肩接踵、黑压压的一片，母亲拉着我和姐姐挤进人群，跪着脚尖也看不见台子，我好奇地想挤到后台看演员咋化妆，却被密集的人潮堵得根本就动弹不得。旁边好心的叔叔把我和姐姐放在侧边的一棵树枝杈间，母亲索性站在树下搭起来的砖头上。

夜色渐深，寒气愈重，灯光下映着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，台下不时传来阵阵咳嗽声，却无人离场走动。大家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，演至悲愤时，台下的阿姨情用地用衣襟抹着眼泪，演至高潮时，观众们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与喝彩声。

演出曲终人散，人们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。归途上，他们犹犹未尽地谈论着的戏里的内容、演员的表演、乐队的伴奏，有的还高兴地哼唱起尚不成调儿的荒腔走板。

那时的戏，唱在露天的搭台上，唱在昏黄的灯光下，更唱在每个人的心坎里，像一碗热气腾腾的“心灵鸡汤”，填饱了精神饥饿，温热了邻里乡情，氤氲了幽幽烂漫的乡韵乡愁……

一阵铃声，将陷入恍惚之间的自己拉回到现实。这片刻的“穿越时光”，这依稀眼前的“儿时记”，让我更深的读懂了岁月沉淀的美好时光，生命的成长，就是这样一轮轮往复更迭的不经意间注入我们的心灵深处，至真的纯粹，就是这样一回口“从年时光慢，守得家人归”的期待里，就在这样一口口唇齿留香的瓜田果脆滋味的怀念内，就在这样一声声“秦腔唱戏的悠长嘶吼与苍凉悲壮雄浑中……”犹如《主角》忆秦娥站在舞台中央的悲壮芳华与余音绕梁。

难忘儿时记，归来仍少年。

同州一轮月，入秋更思亲！